

图文军史馆

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展厅里，陈列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。照片上，战士们正扛着钢枪、背着背包，光着腿艰难地蹚过冰河。在它的背后，有这样一段“三渡洋河”的历史……

『三渡洋河』的珍贵留影

穆丹

在辽沈战役结束、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，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，联合发起了平津战役。战役经过3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对傅作义集团完成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，“三渡洋河”即发生在这一阶段。

战役首先从平绥线发起，华北第3兵团根据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，向张家口进发，吸引傅部西援，准备对张家口之敌实行“围而不打”的方针。1948年12月初，我军对张家口形成了包围态势。当傅作义得知自己退守绥远的通道受到威胁时，便急令他的王牌部队第35军前去增援张家口。为了拖住傅作义，同时抓住第35军，我军奉命紧缩包围，与张家口守军在外围展开了激烈战斗。

张家口地区中部有条河叫洋河，是永定河上游支流，位于北平张家口一线南面。水不是特别深，但河床较宽，河面上没有任何桥梁，虽然天气寒冷，可河面上只结了一层薄冰，战士们也无法从冰面上通过。

二

为及时完成对敌人的战役分割，切断张家口与宣化守敌之间的联系，我华北第3兵团第1纵队第1旅开始强渡洋河。因情况紧急，战士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，但面对已经结冰的洋河，我军官兵无人退缩。指战员身先士卒，连棉衣、棉裤都没来得及脱就跳入水中。冰冷的河水立即浸透了战士们的衣服。洋河有的地方水很深，差不多已经到了腰部，平时轻装上阵在如此深度的河水中行进都很困难，何况战士们肩还扛着枪弹和背包，行动起来困难重重。

为了尽快渡河，战士们用胳膊和拳头砸着冰面，手托钢枪，肩扛弹药，身上裹着湿漉漉的棉衣，相互搀扶着在河中艰难挪动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我军胜利渡过洋河。因温度过低，当大家回头看时，刚刚蹚过的河水又结了冰。

渡过洋河后，战士们迅速抢修工事，赶挖战壕。早已湿透的棉衣已经冻得结冰。官兵一边挖战壕，身上的冰碴一边往下掉。

国民党军为了确保平张线的畅通，令第35军向我军发起猛烈攻击。我军前哨阵地失守，而后方阵地也受到了威胁。我军的后方阵地是广阔的田野，再往后是洋河，无任何工事依托。为保障部队安全，我军随即“二渡洋河”，撤到南岸待命。

这一次，我军有了上次过洋河的经验，将棉裤脱下，光着腿涉冰水过

河。塞北的严冬，穿着厚厚的棉衣尚且冻得瑟瑟发抖，更何况将肌肤裸露于刺骨的寒风中，而且还要忍受冰冷的河水浸泡。无情的冰凌像刀子般的划过肌肤，在官兵身上留下一道道血痕。当大家艰难地蹚过洋河上岸时，战士们已经冻得浑身青紫了，每个人腿上都布满了血痕。为了让体温尽快恢复，官兵用力揉搓双腿，等到暖和过来，再把棉裤穿上，继续前进。

三

12月6日，为了防止张家口之敌逃跑和宣化之敌向张家口靠拢，切断张宣之敌的联系，官兵奉命冒着严寒第三次强渡洋河。有了前两次的经验，这一次渡河较为顺利。渡河后，我军随即投入歼灭敌人的战斗中，并完成了对张家口之敌的严密包围，为之后的张家口战役做好了充分准备。

“三渡洋河”后，有的战士受冻伤、划伤严重，被立即送往野战医院救治。这幅照片记录、见证了“三渡洋河”的战斗经历和官兵不惧艰难、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。



1948年12月，我军战士正在涉冰水过洋河。

平津战役纪念馆供图

郭兴福教学法的诞生和推广

高宝新



郭兴福正在指导战士示范白刃格斗。

《解放军画报》资料室供图

记史

从1959年底开始，随着新的训练方针、原则的确立及条令条例的颁布，全军军事训练有了新的标准和依据。为了抓好军事训练，部队各级领导深入基层、言传身教，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，促进了军事训练的蓬勃开展。郭兴福教学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，其推广和普及又将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推向了高潮。

一

1961年1月，时任原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李德生带领军、师、团联合工作组到该军训练先行连队第34师第100团第2连进行训练改革试点。针对存在的训练模式化、走过场、与思想政治工作脱节、不贴近实战要求等问题，决定采用典型示范、以点带面的方法寻求突破。李德生首先对第2连进行了一次“突然袭击”式的检验性实弹考核。考核有很强实战背景，并根据实战要求多次随机变换命令。结果，这个在军里被认为训练好的连队，仅仅得了个“及格”。

李德生找来了第2连负责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，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：一、在深山密林里，刮着狂风，下着暴雨，既没有地图，又没有指南针和向导，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？二、在各种距离上，在有效射程内，不论出现什么目标，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？三、在二百米内，在猛烈的火力下，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敢地冲上去？敢不敢同敌人拼刺刀肉搏，最后消灭敌人？这三问，使郭兴福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训练存在许多问题，也激发了他改进和提高训练方法的激情。接着，李德生带着工作组在第2连扎了下来，把该连作为改革试点，并指定具有训练经验的干部探索新的教学方法。

郭兴福在上级具体帮助和自己刻苦钻研下，逐渐摸索出“围绕打仗、把兵练活”的训练方法，在教学上也形成了一套较成型的做法。

为了检验郭兴福的教学训练效果，李德生组织9个步兵团的团长各带一个班，与郭兴福带的示范班进行现场战术演练。结果发现郭兴福任教的示范班表现最突出，教得细，教得活，作业内容丰富，较切合实战。发现这个好苗子后，军党委决定把郭兴福作为典型加以重点培养。在团、师、军领导的言传身教和各级机关的指导下，郭兴福在理论、实操和教法上倾尽心力，深钻苦练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总结出了一套新的战术教学方法。这套教学方法又经过团、师、军各级打磨验证后，逐步成型，看过的人都给予

了相似的评价：耳目一新。同年夏，经原总参军训部《军训通讯》工作人员提议，这种新的教学方法被定名为“郭兴福教学法”。后来，《军训通讯》出版了一期增刊，全面介绍该教学法，并破例发行到全军连以上单位。

二

10月，原南京军区王必成副司令员看到《军训通讯》有关介绍文章后，立即安排郭兴福和示范班到南京进行汇报作业。看后，一向不苟言笑的王必成高兴地握着郭兴福的手连声称赞：教得好！教得好！并提议在全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。

1962年春，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观看了郭兴福的教学汇报后，十分赞赏，认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很好，郭兴福教出来的这个班苦练精神也很好，应该推广。随即，一场推广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在原南京军区部队中全面展开。军区在滁州、杭州、镇江等地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，郭兴福和他的示范班到军区所属单位进行巡回展示，军区司令员许世友、政治委员杜平还亲任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干部集训队队长、政治委员。

原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，引起全军许多部队的关注和重视。1963年4至10月，原广州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沈阳军区等先后邀请郭兴福作了多场展示，观看人数达数万之多。12月，时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会主任

的叶剑英，专程赶到镇江参加现场会，观看了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作业展示。

在弥漫的硝烟中，身材魁梧的郭兴福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在喊杀声中勇猛冲上“敌人”堑壕。他左右开枪，打倒了两个从两面扑上来的“敌人”，接着用刺刀向身后涌上来的“敌人”猛刺过去。

参与示范的战士们也像郭兴福一样，在向上飞奔的过程中，一边连续射击，一边从60米以外，把手榴弹扔进了堑壕。战士们快如旋风闪电，喊杀声震天，几十米距离，仅十几秒钟就冲了上去。

观者一片掌声，叶剑英也笑着鼓掌。随后，叶剑英以电报形式向中央军委呈报了《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》的报告，归纳了郭兴福教学法的突出特点，并汇报了各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状，建议中央军委在全军加以推广，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。毛泽东同志看到叶剑英的报告后，称赞叶剑英找到一个好的训练方法，并在报告中的“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”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红杠。据此，中央军委于1964年1月下达《全军应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》的指示，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，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，把军事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
三

1964年1月下旬，原总参谋部在南

合攻“将军山”

钱均鸣

仔细一看，对面山上走来的是一支打着红旗的队伍。第58团战士赶紧用军号联络，才知道对面是王震率领的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。原来，王震听说红7军来了，立即率部队专程前来迎接。但因为红7军穿的衣服破烂，军旗因风吹日晒褪成了白灰色，就误以为是地主的团武装，才发生了误会。

误会消除后，两支红军队伍在山上会合了，战士们高兴地握手、拥抱、互相慰问……红7军经过数月的浴血奋战，部队已极度疲劳，供应十分困难，不少战士赤着脚，大部分战士穿着破旧的单衣。王震随即命令全团官兵将多余的衣服和干粮送给兄弟部队。

两军会合后，决定迅速北返湘东南苏区。此时，国民党湖南军阀何健得知第58团与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会合，急令国民党军第19师1个团和新编第31师独立第1旅2个团及部分地主武装，在湖口圩和沅渡之间设防堵截，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酃县地区。

此时，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只有3个连，红7军第58团只有6个连。经研究决定，两支隊伍由张云逸统一指挥，迎击敌人。

红军为调动国民党军，令部队迅速西渡冰水，向茶陵县城佯动。待封堵的敌人回援茶陵时，红军又东渡冰

水，进入茶陵县尧水东北地区。国民党军随即分路追击红军。当其第19师1个团及茶陵、攸县、安仁三县保安团各一部进入茶陵县严塘地区时，红军决定在尧水和严塘之间，选择有利地形将其歼灭。

24日晨，红军返回到李家村、北岸和石泉坡地区时，发现国民党军已进至垅上。红军决定兵分两路，形成夹击之势，歼敌于将军山。命令下达后，第58团迅速抢占前山和花棚里一线高地，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抢占鹤鹑岭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军也抢占笔架山东侧鞍部和将军山，并以一部分兵力向鹤鹑岭高地运动。

张云逸果断决定：由第58团主力担任正面攻击将军山的任务，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从背后夹击将军山的敌人；同时第58团以两个连的兵力迂回到敌后马王山，消灭笔架山东侧鞍部之敌。

24日上午，战斗打响。第58团两个连从将军山正面向敌人发起攻击，将敌人火力吸引过来，另一个连悄悄沿着将军山南坡向上匍匐前进，准备夹击。就在此时，将军山左边山头也有了敌人，夹击连队只好撤回。此时，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也没有进展。张云逸见状，仔细观察周边形势，发现敌人主力侧后有一个小村庄，里面只有一小支部队驻守，于

是决定立即派一个连攻占这个村庄。

第4连冲进村庄，歼灭驻守敌军，接着乘胜追击，从左翼向将军山敌人主阵地发起攻击。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从将军山背后发起攻击，协同从正面攻击的两个连夹击敌人。此时，第8连抢占了鹤鹑岭主峰，及时赶到将军山。随即，将军山之敌被红军三面包围。

第58团战士们看到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取得进展，战斗情绪更加高涨。将军山守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，顿时阵脚大乱、不断溃逃。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趁势攻上将军山，将红旗插上山顶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第58团两个连利用丛林遮掩，向笔架山东侧迂回，很快消灭了笔架山东侧鞍部守敌。

在封锁口和垅上之间的敌后续部队，仗着武器先进，企图上笔架山东侧阵地阻击红军。见状，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的战士立即居高临下打击敌人。红7军第58团迅速插到封锁口以西，切断了敌人的退路。迂回部队也从笔架山东侧鞍部沿北坡展开，侧击敌人。在红军猛烈突击下，敌军全线溃退，夺路逃往严塘。红军乘胜追击，一口气追出30多里。

这一仗是红7军第58团与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，共歼敌300余人，俘国民党军团长陈汉雄以下官兵百余人，缴枪数百支。

战例

1931年2月1日，红7军直属队和第58团一部由左右江苏区转战到广东乳源县梅花村，与进攻梅花村的国民党军的3个团展开激烈战斗。虽然红军歼敌1000多人，但自身伤亡700多人，不得不撤出梅花村。为了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，红7军前委放弃了在粤北建立苏区的计划。

国民党追兵越来越多。由于连续行军作战，红军战士疲劳至极，红7军军长张云逸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说：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这就是团结一心，同舟共济，杀出一条血路，会合朱毛红军去！这是一条生路，也是唯一的出路！”

张云逸决定把笨重的辐重和伙食担子、箩筐、扁担等丢掉，红7军直属队所有人员统统编入第58团，全团编为2个营6个连。

部队整编后，冒着寒风向湖南方向挺进，进入湘赣苏区，于3月到达酃县十都圩附近。

14日，部队吃晚饭时，忽然从警戒线传来枪声，说是“敌人”从北边上来了。战士们急忙放下饭碗，抢占山头。



长征

第6152期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银